



從影話到影談

我與金庸 李以建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金庸在香港《新晚報》副刊版的「下午茶座」以「姚馥蘭」筆名開闢《馥蘭影評》專欄，每天一則，介紹和評析電影作品，尤其是剛剛上映的新電影。到了月底，才寫了二十一則，金庸卻將此專欄改為《馥蘭影話》。

影評，顧名思義即電影評論，改為影話，僅一字的變動，含義卻不同。用「話」字，非獨創。古詩早有「把酒話桑麻」（孟浩然《過故人莊》）、「卻話巴山夜雨時」（李商隱《夜雨寄北》）；今人也有《燕山夜話》（鄧拓）。「話」，指說、談；影話即說電影、談電影，減少了評或論的嚴肅古板，顯得輕鬆隨和。金庸在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答讀者」有自己的解釋：

有許多人覺得我寫的與一般的「影評」不同，既然來信中十分之九的人都覺得這種方式很有趣，我以為還是可以如此繼續下去的，只是「影評」兩個字得改一下。一來，自己常覺得不好意思，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有什麼資格對人家長期辛勤工作的成果妄下斷語呢？二來，我常不自禁把自己日常瑣事拉扯進去；所以從今天起，決定把「影評」改稱為「影話」。

金庸影話篇幅小，受字數的限制，要真正寫得精彩紛呈，絕非易事。僅以劇情簡介來說，要將曲折複雜且冗長的影片情節，

高度濃縮於方寸之間，寥寥數語能辭達意盡，尚需有納須彌於芥子的文字功夫。金庸在《話說「影話」》（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自述寫作的習慣，吐訴「作為『影話』的作者，卻是有苦有樂了」，「寫一篇一千字的『影話』，大概平均花五個鐘頭。其中兩個鐘頭看電影，半個鐘頭坐車來回，一個半鐘頭看書、看雜誌、看電影廣告、聽有關電影的唱片、看中西報上的影評，剩下一個鐘頭，就是動筆寫了。」「至於稿費，每個月的『影話』稿費剛夠我訂電影雜誌與買關於電影的書。」他在《解釋《烽火流鶯》（上）》（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說道：「我每篇『影話』總是不多不少寫一千字。這是《新晚報》『影話』的一個傳統，我也很同意這傳統，因為短了，讀者看得不過癮，長了會減少讀者的興致。由於有這個限制，我常常在寫了七千字之後，覺得至少還應當寫七千字，只好一句兩句地在已寫好的七千字中硬生生刪去四百字。」

金庸影話每天一篇，由一個人來撰寫，時間長了，很容易墮入一種套路模式。為追求新意，金庸剛開始採用的寫作策略，是變化作者的身份。取名「姚馥蘭」，其意來自英語的「your friend」，《馥蘭影話》自然以一個女性作者的口吻來寫。在具體的「影話」中，金庸不僅扮演一位涉世不深的年輕知識女性，而且還虛構了「丁謨」

表弟、小表妹、小羅、叔叔等人物，經常一起看電影，相互交流暢談，偶爾穿插的對話，增加了文章的活潑性，又能借他人之口道出不同的意見。比如，以親身經歷來拉近與讀者的距離，《幾度山恩仇記》（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的開頭，以叔叔對「我」的口吻，引出自己的回憶，「的確，我生命曾有過一段時期充滿著對英雄的幻想，曾躲在房裏整天讀大仲馬的歷史小說」，而後從小說與電影作比較的角度切入。又如，《蝶戀花》（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從中外演員的表演是否失真，帶讀者進入具體電影的評介。隨後的《龍潭喋血》（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則以自己對演員的偏愛，引出話題。

其次，金庸因應影片的主題、情節、人物、片名等等，選擇多種角度不斷變換「影話」的內容，且十分注意文字的表達，即文風的變化，包括文章的開頭，乃至刊花圖案的變化，以呈現其新意。例如，《馥蘭影話》專欄的刊花設計圖案是一位剪短髮的女性執筆在撰寫文稿。至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金庸以另一個筆名「林子暢」撰寫《子暢影話》專欄時，作者的身份轉為男性，該專欄的刊花設計圖案也改為一位戴眼鏡的男性正坐在影院中觀賞電影。

金庸在以「姚嘉衣」筆名撰寫《影談》專欄的開篇《從賀年卡談起》（一九五

四年一月一日）說道：「以後我寫『影談』，想範圍放得廣些，只要是和電影有關的東西，什麼都談，不一定每天批評一張新片。片場中的消息、影人們的生活、外國書報上的新資料等等，都屬於我這『影談』的範圍。」姚嘉衣的《影談》專欄確實給人耳目一新，他的《又喜歡又感動——《守得雲開見月明》》（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評論電影前「告訴大家孫景路和喬奇的婚訊」；在《相愛與諒解——談《歡喜冤家》》（一九五四年七月二日）中道出自己與香港著名演員傅奇的深談；《石慧與傳奇要結婚了》（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一看標題就知道是當時藝壇中、乃至社會上最大的新聞。而《影人義演的排練》（一九五四年二月八日）則是一則新聞報道，不僅預先透露了大家關心的春節義演的採排動態，還仔細地細數眾多演員的動態和即將推出的節目。金庸為配合此專欄，還在副刊版「大公園」開闢了由「姚嘉衣主答」的《電影信箱》（一九五四年一月），專門回答讀者的各種提問，其中的提問不少都是金庸自己杜撰的，實際上是以一種自問自答的形式來解開讀者的種種困惑；如回答如何實現當演員的夢想：《想做電影演員》（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做演員的夢想——談《紅伶夢》》（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柏林奧林匹克球場



柏林漫言 余逾

比起世界各國新建的現代化球場，一九三六年竣工的柏林奧林匹克球場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存在。僅僅是摸一摸當年的那些巨石，仿佛能感受到歷史的滄桑和力量。

柏林奧林匹克球場位於柏林西邊的夏洛滕堡區域，在修建當時並沒有太多地考慮到幾十年後大量的自駕車而安排足夠的停車場。為方便觀眾順利入場和退場，這裏有地鐵、輕軌和公交車，大部分前來觀看比賽或參加活動的觀眾都避免開車前往。這很符合柏林人的習慣，既環保又高效。

為了更好地了解這個運動場的「前世今生」，我們報名參加了一個解說團。穿過一個小小的遊客中心，我們便進到奧林匹克球場的外圍，歡迎我們的是代表着柏林的六個大型「聯合熊」雕塑，它們高舉着雙手，身上畫着各種運動的標誌。

解說員是一位年輕的小伙子名叫菲利普，他列舉了多項在這裏舉行的大型活動——德國人最愛的足球比賽，例如德甲聯賽、冠軍盃、歐洲盃和世界盃，以及大型的田徑比賽，當然也不乏流行歌手如U2、Coldplay等的演唱會。

接着我們便進入到奧林匹克球場的建築內部，立刻映入眼簾的是那一整片

青蔥翠綠的綠茵地。整個看台主要分為上下兩層，下層佔大部分，上層相對少一些。我們進來的這個門口，正好是兩層之間的夾層，主要是售賣快餐和飲料的商店和洗手間。菲利普告訴我們，這個球場總共有七萬五千個座位，是全歐洲座位數最多的球場。大家都露出驚訝的表情，因為想不到這個古老的球場竟然有如此大的容納量。

菲利普一邊解釋一邊強調說，主要是座位多，如果算上有站票的球場，我們這個不算是最大了。他指着一個一個的摺疊座位說，其實以前這裏全是長板凳而不是單獨的一個一個座位，因為這種長椅曾經導致不少安全事故，才換成單獨座位。

菲利普介紹道，以這個球場為主場的柏林赫塔足球隊每個賽季需要支付兩百五十萬歐的租金，這還是他們降級到德國乙級聯賽後的費用，當他們以前在德國甲級聯賽的時候，租金是現在的兩倍。

我們從一個室內的通道和樓梯走到了球場的主席台。菲利普介紹了一九三六年希特勒在這裏舉辦第十一屆奧運會，而目的主要是宣傳他的政治意圖。菲利普講了一個小故事說，當年美國運動員傑西歐文斯奪得一百米、兩百米、跳遠和接力四塊金牌，希特勒非常高興自己國家的選手在主場沒有達到這樣的成績而大發雷霆。

所以，這個充滿歷史的球場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運動場所，包含了三個重要的元素：首先是體育，第二是建築，第三則是政治。

接下來我們還參觀了球員更衣室，坐了坐當年美斯坐過的板櫈兒，看了一個小型的祈禱室，上面用各種語言寫着激勵人心的關於運動的名言。

走出建築，我們看到了當年掛在鐘樓的大銅鐘，鐘壁因為火災時從高空掉下摔出了很多裂痕。是的，在德國你經常都能看到這樣的歷史文物，哪怕是殘缺不全，也寧願保持它當年的樣子。因為，每一道裂痕都有它的歷史故事。

柏林奧林匹克球場，也許是歐洲別具歷史故事的球場吧。



▲摔裂的奧運鐘。作者供圖

離別之苦



人生在線 延靜

人生總要有多次離別，或跟父母，或跟妻子，或跟朋友，然而我這裏講的是媽媽跟女兒。

女兒小時候的事情不再提。當時按規定，妻子生完女兒後，五十六天就要離開。於是妻子含淚離開女兒，把女兒交給奶奶，回到駐外使館工作崗位。

其後幾十年，在駐外使館工作的我們和在國內的女兒較長時間分離。開始不准國外探親，後來逐步鬆動，母女才能有團聚的可能。

過去的事情不便多講，現在，妻子

即將九十歲，女兒也六十出頭。她從多倫多回來看望我們，本來內心充滿喜悅，但沒想到一個多月過得這麼快。即將離別的女兒，企圖為媽媽做好一切事情。她抽出所有時間，為媽媽做事。

媽媽最煩洗床單、被單，女兒就把它洗好，疊放整齊。小件的衣物，女兒一件也沒落，洗好放齊。女兒還盡量給媽媽做她愛吃的，一直到臨出發之前也沒有閒着。

可巧的是，這時在多倫多的外孫女生了一個寶寶，引起我們的極大關注。寶寶的一顰一笑分散了妻子和女兒的注意力，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她們為離別而產生的痛楚。

遊客搭小巴的故事



維港看雲 郭一鳴

特區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吸引內地遊客，中央批准到香港自由行的名單增加八個城市，包括西北和東北的幾個省會城市內蒙古

古呼和浩特市、西藏拉薩、新疆烏魯木齊、寧夏銀川、黑龍江哈爾濱等，這些城市距離香港兩三千公里，遊客多數會留在香港過夜。特首李家超預料，新增的八個城市可為本港帶來一年約三十萬旅客、約十二至十五億元消費額。另外，盛事活動陸續推出，最新是「多啦A夢」無人機匯演將出現維港上空，帶來美好回憶和憧憬，屆時維港兩岸必定人頭湧湧。

「天王」劉德華也出手了。劉德華首次在抖音開設系列節目《我回港》」，以他個人對香港的情懷，從音樂、電影的角度跟大家分享當中的故事。有廣州朋友在網上看到預告片中劉德華坐在電車上和觀眾分享節目初心，告訴我說下次來香港想去搭電車。劉德華的魅力沒法擋，可以預料，今年內地遊客人數的增長將遠超特首估計的數字。

香港經濟復甦似乎看到曙光，近日股市大幅反彈，樓市也重拾生氣。二〇〇三年沙士之後，就是首批內地自由行遊客給香港帶來人氣和消費，讓香港市場重拾信心，樓市大幅反彈並且由此步入長達十多年的牛市，帶來巨大的財富效應。期待這一次中央加碼自由行，會再次給香港帶來好運。不過，香港是否已經完全做好準備，讓這些遠道而來的內地遊客感到賓至如歸呢？我覺得好像還沒有。

那位廣州朋友說要來香港搭電車，我提醒他要記得帶現金零錢，或者來到香港之後買一張八達通，否則到時上車容易下車難。事緣不久前我親眼所見的一件事。某日下雨，我站在路邊的士，剛好一部七十八號小巴駛至，正好經過我要



▲掃碼支付方式尚未覆蓋香港大部分小巴。資料圖片

去的廣東道，於是收起雨傘上車。乘客不多，車行兩個站到滙豐銀行樓下，一個年輕人上車，拿出手機用北方口音的普通話問司機大叔：可以掃碼付錢嗎？司機答：不可以，只能用八達通或現金。年輕人顯得很無奈，只好下車。我不是經常搭小巴，但已經不是第一次見到因為沒有帶現金或八達通，內地遊客不能乘小巴的情況。我推測，類似的情況可能也會發生在巴士或電車。

內地民眾早已習慣電子支付，一部手機走天下，購物消費都是掃碼結賬。他們來香港旅遊，有時會像那名不能搭小巴的年輕人一樣，因為忘了帶現金而遇上麻煩。不久前看到媒體報道，一名內地女遊客與丈夫來香港旅遊，夫婦前往一家老牌食肆用餐，享受絲襪奶茶與西多士，大快朵頤後拿出手機打算結賬離開，不料卻被告知餐廳只收現金。女遊客只好把丈夫留在店內，自己走到店外詢問排隊等候就餐人士，能否微信轉賬換一點現金，接連問三人都不肯兌換。女遊客猜測自己可能是被當成騙子，此前街頭有不少類似騙案，大部分都自稱內地遊客，來港沒帶現金想要尋求幫助等等。最後，幸好餐廳店員出手相助，以港元一兌一人民幣匯率，

用微信轉給店員二百元人民幣，店員再給她二百港元，才得以結賬離開。這篇報道最後指出，按照當日港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二百元人民幣可兌換二百二十點二港元，換言之女遊客虧蝕二十點二港元。

對於遊客而言，來到香港旅遊，因為沒有帶現金，乘車和吃飯遇上麻煩，肯定會留下不愉快的體驗。旅遊其實就是體驗，追求的是愉悅。觀賞當地的風景、感受當地的人文、品嚐當地的美食，都是體驗。因此，衡量一個地方旅遊業素質好差水平高低的標準，就是能否讓遊客獲得愉悅的體驗，留下美好的印象。既然我們希望吸引更多的內地遊客，那麼，我們就應該千方百計讓他們來到香港能夠獲得愉悅的體驗。這方面，深圳比香港做得好，我的人民幣微信支付，疫情期間因為銀行凍結賬號而停用，一次搭的士用現金付車資，外省口音的司機找錢時說，我每天上班都帶現金，就是為你們香港人準備的。

香港很多食肆、商店都已經提供電子支付，包括用微信人民幣支付，搭地鐵也用掃碼入關，令內地遊客感到方便。但也還有像上文提到的只收現金和信用卡的食肆以及其他服務業提供者，特區政府有關官員是否知道究竟是何原因？



「繪動世界」



市井萬象

展覽「繪動世界——上海美術電影的時代記憶與當代回響」現正於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舉行。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旗下經典IP動畫形象齊聚，再現「幾代人的童年記憶」。

中新社

◀一九八〇年《哪吒鬧海》參加法國康城影展海報。